

2403

鳳岡山史資料

第八輯

凤冈文史资料

第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凤冈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一九九三年六月

政协风冈县第四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主任：张耀裕

副主任：李成忠 曾祥文

委员：周朝鹏 罗 澍 汤天生 余仁火

干国禄 帅武寿 周德望 孙彬儒

练仕超 官正刚

风冈文史资料

贵州省内部报刊登记证

黔刊字第H—0473号

贵州省风冈县龙潭中学印刷厂印装

印数：1000册 工本费：3.00元

2012/27

封面题字：张德润

主 编：余 朕

编 辑：张耀裕 曾祥文

封面设计：石中华

校 对：石 林



目 录

我参加地下革命活动的回忆(二).....	冉 容(1)
中共湘潭地下党太极洞训练班.....	周朝鹏(14)
“一步三丘田”.....	肖兴贵(17)
缴枪前后.....	马祥云口述 王鉴和记录(19)

凤凰山之战.....	黄去非(22)
攻打麻弯洞.....	张耀裕(24)
回忆新冈征粮工作队.....	付树樵(28)
铁壁合围.....	肖大义(30)

回忆凤冈的银耳生产.....	王级三(33)
凤冈县私立维新小学事略.....	王宪纲(36)
民国三十七年凤冈县同业公会组织简介.....	余仁火(42)
回忆新冈小学.....	景宗钰(50)

解放初期税收工作琐忆.....	黄在中(52)
凤冈电影事业发展梗概(二).....	宋巨国(53)
忆政协凤冈县委员会的建立.....	胡汉中(61)
凤冈县职业高中创办经过.....	唐开科(63)

凤冈县第一个火电厂供电始末.....	苏思睿(65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回忆何坝提水站.....	苏思睿(67)
回忆修建土地岩水库.....	余仁火(70)
土塘坝水电站沿革.....	苏思睿(72)
我参加修建洞卡拉电站的回忆	

..... 彭习彬口述 张耀裕记录整理(76)

风冈县城自来水发展概况.....	张耀裕(82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余选华生平简介.....	风冈政协文史委员会(87)
余选华兄长二三事.....	陈福桐(89)
忆选华老师.....	田井卉(93)
忆亡友余选华.....	周梦生(103)
忆选华校长.....	徐世隆(105)
余选华同志二三事.....	余明璋(107)
附录(1) 余老诗词选(共54首).....	(109—132)
附录(2) 余老对联选.....	(133—135)
附录(3) 余老墨迹选(共36页).....	(136)
附录(4) 赠余老诗词联选.....	(137—146)
附录(5) 悼念余选华同志.....	徐佐林(147)
附录(6) 悼余老诗选.....	(151—158)
附录(7) 悼余老对联选.....	(157—160)

风冈历史拾零(三)

1. 忆风冈首次“庆教龄会”.....	伍中台(161)
2. 罗文思与龙泉.....	干国禄(166)

3. 我的舞台生涯.....李天元口述 张耀裕整理(167)
4. 土匪匡戴武历史拾零.....干国禄(168)
5. “莫体”书“龙泉”.....干国禄(170)
6. 李 钟.....李成政(173)
- 政协凤冈县第四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.....(174)

我参加地下革命活动的回忆(二)

冉 容

在毕节

我向凤冈小学辞职，准备到毕节去。这时候正值淮海战役激烈进行，云南贵州边境群众暴动，省国民政府重兵镇压，全国物价暴涨，华币三百万元换一元“金元券”，人心惶惶，社会秩序混乱。我从凤冈坐货车到遵义，由遵义步行到毕节，住进一家澡塘旅社里。因为我自遵义到毕节，每天走100—130华里，一共走了七天，真是精疲力尽。因此在旅社吃了饭就睡，起床就洗澡，捶捏肌肉筋骨。一个星期后，才去找李诗。

李诗原是凤冈小学的教师，他离开凤冈后到保五团。1947年下半年，我们在凤冈小学教书时，关系非常好，他是我去毕节保五团的主要争取对象。这次，我突然去找他，他很尴尬，原因是：他曾写信给凤冈的老师、学生，说他当中尉排长了，实际却是上士文书。我猜透了他的心事，经常跟他一起闲谈，好言抚慰，希望不要以此介意。不久，我到保五团机枪连任军械上士，管理弹药，我和李诗同睡一床，一起办公。为了自身的使命，我一面巩固跟李的关系，一面又广交新朋友。因此，连长杨勇，中尉排长朱国华，少尉排长覃卓民，上士排副张云华、王可，收发尹明理，跟我的关系都不错。覃卓民既是带兵的，又是搞情报的，我和他非常好。我们经常一起去福音堂找外国人——德国人、瑞士人、澳大利亚人——给我们补习外语。

这样一来，李诗开始忌妒我。1948年元旦，连长到毕节的几所学校借来八块黑板，指派我和李诗出特刊，李负责编辑，我负责缮写，稿子在全团收集。这时候李诗正想当个官，特别积极，我则感到稿子都是辱骂共产党的，对搞黑板报的事，取消积极态度。于是李诗便借此攻击我。为这，我曾约他到馆子谈心，意欲消除隔阂，但收效不大。我觉得在那里迟早会出问题。于是，我把手榴弹、八二炮弹及六〇炮弹灌进盐水，一边积极筹备路费，一边办理通行证。在先大中的协助下，于49年3月，我终于离开保五团。

在归途中

我从毕节往贵阳方向步行，不料在“峰山”遇上了保五团三营的驻军，当时心想：前进吧，万一被抓回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；退回来吧，早已被人看到了，那将会马上被捕。于是，我强作镇定走过驻地。约离军队驻地20米，只听到后面大吼两声，又吹起紧急口哨，我正好在拐弯处，转身钻进树林，向纵深处跑，后边响着好些人的脚步声。

我这次虽然脱离了危险，路途上的困难仍然很多。我离开毕节时，身上只有100元钱，两餐一宿就用完了。于是，我不得不卖衣物，找熟人借，认家门找吃，不止一次路上吃了人家的饭没开钱就走了。千辛万苦，终于到了贵阳。贵阳离德江还有好几百里路，总得借点钱，才能回去。于是想起了张玉衡。张玉衡是德江稳坪人，在贵州大学注册组工作，地址在花溪新村。我到那里找他，打算向他借几百元，可是，适逢他外出，

我留言告知住址，请他到花溪栈房找我，可是，天黑了张没来，却来了一个清号的警察。“你是那里人，从那里来，到那里去？”

警察问。

“德江人，毕节来，到德江去。”

“做什么的，是否有证明。”

“当兵的，在毕节保安第五团，有证明。”我将请假条、通行证交给他。

“你这个证明是假的，没有盖连长私章。”他看了证明说。

“连长的私章在她女人那里，她女人外出，我归心似箭，只盖了关防就走了。”我强辩说。

“你没有说真话，我要看看你带的东西。”接着搜身查看带的东西，他翻到“路加福音”、“约翰福音”、“马可福音”之类的书，说：“是个基督教徒。”翻到明矾及五倍子粉时问我：“做什么用？”我说：“擦疮用。”当翻到我的几封家信时，我说：“你看到了吗？我结婚那天，抓不到我便抓弟弟冉崇光去当兵，我的哥冉崇辉被抓兵六次，嫂子被迫回娘家，儿女流落在外，我接了三个多月的妻子至今还没有见面，十多人的家庭，被迫害得只剩母亲和没有见面的妻子在家了，大家都是出门人，我看你也不是贵阳人，我的遭遇降临到你的头上，你又是怎样想的呢？”我尽管费尽口舌，他一直咬定我是开小差的，并要我到警察局去。我则矢口不承认，舌战几乎三个钟头。

“你只有这么一条——连长没有盖私章，现在回部队去重新搞个也不可能，你以为我是坏人还是好人？”我说。

“当然不能说你就是坏人，不过你是开小差的，证件是假

的。”

“退一万步说就是升小差的吧，政府的事那个干一辈子，谁无父母、妻室？”

“你应该说实话，我决定不加害于你，如果我害了你，不得尸骨回家。”

“我在这里等待在贵州大学注册组工作的张玉衡，准备向他借点钱做路费。”

“他不来怎么办？来了没有钱借给你又怎么办？”

“我有留言条，他会来的，三四百元他会有有的，他也一定会借的。”

“三四百元也不能解决问题呀。”

“走一截算一截。”

“你身上还有多少钱。”

“老实告诉你，一点也没有了。”

“今天你在这里的饭钱，找房钱我开了，但请你到我们局里去。”警察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说。

“我觉得你的处境困难，你在我那里住宿，明天找汽车送你到贵阳。”

我感谢他，但我还是坚持不去，并坚持要等张玉衡来。他说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强求你了，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：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。贵州警察局花溪分局警长黎飞，通讯处独山县大井边。”并嘱我回到家一定要写封信告诉他。

第二天我向张玉衡借了300元便启程，到遵义礼仪坝又向冉海成借了500元才回到家里。

回到家以后得知，我离开毕节那天，先大中被关押，因为李诗说他设法把我放走。后来因副团长张代农到遵义328师担任独立营营长，才把他放出来带到遵义。我在毕节时，一方面跟重庆的于春山通讯，一方面又跟凤冈小学的仇国安、德江的黄涛（先仲虞）联系。后来回想要是在花溪被送回保五团，那后果真不堪设想了。

组织齐心会

回到家乡，我写了一封信交给冉瑞辉，请他交给先仲虞。先仲虞很快就来了，他说，今后你要特别注意，唐大鼎说，不怕他冉容弟兄三个都在部队上，他回来我还是要抓。那以后，我十分警惕。不久，仇国安和先仲虞又来给我说：“我们的部队第一次攻衡阳没有攻下，后来林彪的两个军由湘西保庆直逼衡阳，白崇禧就逃跑了，我看今年贵州一定有大变化，你不要出去了。”

“我在本地不能立足，无法开展活动，不出去怎么行？”我说。

“我们的意思是不出外，既要他们抓不到，还要开展工作。”先仲虞、仇国安说。

“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
“亲戚家几天，朋友家几天，还要组织力量，支援贵州解放。”先、仇说。

“不是说深水塘那边有几十百把家姓吴的吗？”仇国安说。

“吴仕宦是个烂耳朵，没有主见，一件事情，有人说要得，

他说要得；有人说要不得，他也说要不得。往这边滚也行，往那边滚也行，怎么要得呢？”先仲虞说。

“我看这当中有个力量问题，他的力量不如人家，只有当炊耳朵，如果他的力量强过人家，自然就不当炊耳朵了，应该广交朋友，我认为让冉容先到那边看看。”仇说。

最后，决定我先到施家坝。

施家坝在凤冈境内，姓付的是望族，和我有亲戚关系。我对几个比较有声望的说明了乡政府抓我的原因，希望他们保护他们说，不要怕，这里这么多姓付的，谁也不愿意看到你被抓去。假如他们不事先通知我们，就来抓人，我们把他们当“土匪”打。假如他们跟凤冈县联系，通知乡、保后才抓人，我们就一定会事先知道，他们就抓不到。我在施家坝没有多久，吴仕宦的几个舅爷对我说，吴仕宦讲：唐大鼎要抓你的话，你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这里山高、林深、人多。唐大鼎要是来的人多，你钻进树林，他们就无法找到，要是只来几个人，我们跟他打。吴仕宦为什么这样关心我呢？因为吴姓住在深水塘、大竹园、大杨溪、闹竹坪、马石坡、天星桥、小屋基、大龙洞、官坟头等地方，共有百把家人，青壮年六七十个，有些人很喜欢打猎。程姓几大寨杂居其间。而保长程伯修把吴姓作为抓兵的对象，自然与副保长吴仕宦产生矛盾。又因吴姓和冉姓是同宗，吴的母亲和我的老婆是亲堂姐妹，我的内兄、内弟是吴的舅爷。考虑到这许多有利条件，我便到吴仕宦那里去。

在吴仕宦那里，我根据先仲虞的意见，首先，我劝吴姓的青壮年不要去当兵打内战，也不要辛苦得来的粮食给政府的贪官污吏挥霍。其次与吴姓的青壮年组织“齐心会”。吃血酒，

砍香盟誓：表示同生死，共患难。我将会员编成一个小队，以吴仕宦为队长，我当副队长兼文书，小队下辖13个小组，每个小组3—5人。我特别注意那些猎枪手，使他们成为“齐心会”的骨干。“齐心会”使用的武器是火枪和杀猪刀。

我在深水塘吴仕宦处活动期间，唐大鼎叫吴仕宦把我捆送到乡公所，说给他一批钱。可是，吴并没有照他说的办，后来唐大鼎知道我在那里的活动情况，又不见吴捆我送往乡公所，吴与程（保长）的矛盾更深了，唐令程专抓吴姓的兵。有一次，吴姓十多人种包谷，远处一批人打招呼：“今天天气好，正好种包谷。”“是呀，种完以后好做别和事。”正在种包谷的人答道。当这批人接近时，突然吼道：“吴学泽，你的兵役到了。”原来这批人是程保长派来抓兵的，个个持枪佩刀，一面吼一面抓着吴学泽的右手。可是吴学泽惯用左手，他抽出杀猪刀猛力杀去，抓吴学泽的差一点“呜呼”了。吴姓的人，拿着锄头、扁担一齐围拢来，那些抓兵的人，顿时威风扫地，立刻改变口气说：“做不得，我们是奉令，并没有什么仇恨，大家都是亲戚，不去就算了，何必打呀杀呀的。”他们就这样灰溜溜地走了。自那以后吴姓的人更加团结了。乡长唐大鼎保长程伯修再也不敢随意抓兵逼款胡作非为了，也因此更认真对付“共匪地下分子”了。县政府指派保警中队长苟诗韩带领两个分队常驻梅子坳街上，准备镇压。同时又收买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人，从内部分化我们，企图谋杀先仲虞、周翔和我。又一次冉崇模等10多人在田里薅秧，保长王丕显带领一批人准备抓他们当兵，一看，全是些身强力壮的人，屁股上都挂一把杀猪刀，他们站在田坎上开玩笑：“你们屁股上挂的那样呢？”一个薅秧的年

轻人，抽出一把杀猪刀给王丕显们看说：“你们问的是这个吗？”接着大家一齐亮出杀猪刀说：“我们也有呢！”王丕显那伙人，看到这种情景无可奈何而去。一天，先仲齐召集冉崇模、邹胜成等几十个人在岩门上冉崇林屋里“打平伙”，砍香盟誓、吃血酒，乡公所配合保警队十多人到那里，看见冉崇模和邹胜成两正在阶檐坎上汤鸡，凶恶地吼：“不准动，动就打死你们。”冉和邹把鸡向他们甩去，里面的几十个人一齐冲出来，不慌不忙地走了。由此可见我们“齐心会”的力量。

我在组织“齐心会”期间，有的事情，至今回忆起来，还十分有趣。一次先仲虞通知：要我找个秘密的地方隐藏起来，两个月不露面。一天深夜，吴仕宦把我引到磨刀溪郎玉章家。磨刀溪山大林密，只有三家人，彼此相距都远，外地人极少进去。郎玉章家有两恶狗，如有人要去他家，必须老远呼喊。郎问我姓什么，我说姓“周”，因此他便叫我“周大哥”或“周先生”。我在那里仅吴仕宦一人知道，地下党的同志要找我，必先找到吴才能找到我。那时社会上到处议论：冉容是“共匪”地下分子，一定要抓到冉容。因此，郎玉章几次向吴提出：到处都在摆冉容，说要抓他，叫他到我家来躲一下，在我们家里住，不会有人知道的，我可以包他的安全。只是我不认识他。当时吴仕宦没有回答他。后来我离开了他家，他又跟吴谈起这件事情，吴反问他：“在你家住过的那个人是那个？”郎说：“他不是说他姓‘周’吗？”吴大笑，郎玉章才恍然大悟，“周先生”就是冉容我。

塘头途中

一九四九年古历七月初，我在施家坝我的岳母家，先仲虞来说：“你到思南塘头去一趟，与那边朱亚联系一下，约他们古历七月十一和我们同时起义，他赞成或不赞成，最好是请他和你一同上来，至迟七月初十来跟我见面，以便起义这大各负各的责任。你的任务是带领人去杀冉百祥、王光辉、王丕显、王儒显。时间紧，任务重、要努力完成。”

我于古历七月初前往塘头。这天我起得特别早，走了10多里路才见行人。我一天跑了175华里，到瓦窑嘴天还没有黑，但渡船已经停驶不能过河，只好在瓦窑嘴找住处。因为乡公所通知：“凡是不认识的远客，一律不准住宿，否则老板和客人都要关进乡公所。”所以我问了一通街，仍找不到住处。我的行程来回足有400华里，只有4天时间，路上不出问题，可以完成任务，倘有差错，就会打乱整个计划。但过不了河又怎么办呢？心想，偷渡吧，我游不过去；住下吧，通街不栈客；不睡吧，被发觉了更危险。想来想去，决定下乡试试。我顺着乌江往下走，每遇一家即询问“栈客不？”答复与街上一样。约莫又走了四五里，还是没有找到落脚点。月亮已升起来很高了，我的心急如焚，心想万一被抓就贻误大事了，于是我决定“放骗”：我见一片竹林中有一座房屋，房屋前面的院坝里有五六个人在乘凉，可我刚上土坎，“砰”的一声紧闭大门，对此，我自言自语：“我闯鬼了，我啥，今晚上是不走了，就在这里‘享受’这一夜了。”我一面说，一面放下挂包，坐在这家大门一侧。屋里的人见我赖着不肯走，一个小孩说，我们这里住不下，你到别家去；一个大人说，你管他；我说，我现在硬是

不走了，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好了。他们一家人硬要我走，我却死个不走，他们这样说，我就那样对。最后，他们把我无奈了，只好开门让我进去了。他们问我，吃饭没有，我说，只要住下来就好了，吃饭可以不用管了。他们说：“先生，只怪时势不好，乡公所一再打招呼，那个不怕！”他们一边说一边给我做饭，一边安排睡的，非常客气，一改刚才态度。第二天一早，道谢主人，我渡船以后，一趟跑了25华里到塘头，找到转信人陈天富：“我要会朱亚、肖思平同志。”陈说：“今天还早，还没有见他们上街，不过他们天天都会有人来的，你吃点饭以后，休息等着吧！”他把我引到楼上睡觉。大约两个小时，我被推醒，睁眼一看，是个不认识的人，个高面黑，他问：“从那里来？”我说：“从德江来。”他说：“起来，走！”我们走到一所农村小学。那天晚上，朱亚、肖思平、朱俊等同志都来了，他们没有同意七月十一起义的意见，并决定朱亚同志来见先仲虞。七月初十，我、朱亚、先仲虞在三坑窝筒开周家见面。

打磨溪搏斗

一九四九年古历八月十六赶七星场，冉瑞凤和冉崇毕边走边谈：“这个社会要团结才有力量，团结的人越多，越有力量。不管他抓兵，派款、要粮……只要公平合理就算了，如果不讲理，光照顾他的家门、亲戚，要想专抓我们的兵，专逼我们的粮，就是不行，就是没有那么便宜，那么规矩。”正在摆得起劲的时候，保长王丕显们迎面走来。已经对错过去十多米了，王又跑回来，气势凶凶地指着冉瑞凤骂道：“你狗日的，刚才